

社会转变下的警察身份认同及建构

■ 罗伊玲 黄建聪 陈晴美

摘 要 警察身份代表的是什么？是执法者还是服务提供商？是令罪犯闻风丧胆的英雄还是长期被孤立误解的弱势社群？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越趋复杂，警察的社会功能越多，尤其在某种社会氛围（Context）下警察由于要履行职责而被外界视为某种形象后，他们在身份建构及认同当中就面临越多的冲突、矛盾和困惑，对个人和机构都造成不良影响。本论文将会探讨警察身份认同建构之过程及重要影响因素，以及特定社会事件下（如 2019 年香港的黑暴事件）警察身份危机及冲突对个人及机构的影响，藉此提出建议，对内改善警察身份认同以提高行动效能及警政服务，以及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为人员提供适合的训练及支持，减少人员压力；对外改善警察形象及招募政策，令警界能够持续吸纳优秀人才，维护社会的稳定及秩序。

关键词 警察身份 身份认同 执法者身份认同 危机身份冲突

一、前言

身份认同永远是一个虚无但又实在的议题。1997 年香港回归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形势不断转变，香港人面对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背负着某种期望及规范，当我们大声疾呼香港人缺乏国民身份认同，导致社会乱象频生，那么香港警察缺乏

警察身份认同吗？警察身份认同指的又是什么呢？这种身份认同又源自什么和受什么影响呢？

在本论文中我们先会探讨学术文献中有关身份认同的理论，并以警察身份认同为切入点，尝试整理出不同视角下的警察身份及其建构过程；第二部分会以问卷调查方式与约六十位不同服务年资、不同阶级、不同工作背景等的现役香港警务人员进行一对一

作者：罗伊玲，香港警务处警察学院专业发展学校管理学习科总督察；黄建聪，香港警务处警察总部高级督察；陈晴美，香港警务处秀茂坪警区情报组主管
本文为第十六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警学研讨论文。

深入访谈，比较他们与“警察身份”相关的信念、情感、价值观、行为、影响其警察身份认同的元素，以及 2019 反修例事件对他们警察身份认同的影响；最后，我们将印证第一部分的理论以及第二部分的研究结果，总结出建构警察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及特定社会事件下警察身份危机及冲突对个人及机构的影响，从而作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何谓身份认同

身份是在心理学上构成一个人（自我身份）或群体（特定的社会类别或社会群体）的特质，包括信念、情感及行为。身份认同则是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质的表现，与某一群体的特质有共通感及连结，使之觉得自己是该群体的成员，并以该群体成员的身份来思考、感觉和行事。心理学家 George H. Mead 主张自我的产生是群体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个人脱离了群体，就无法形成自我，故此个人会尽量使自己外在可见的行为符合群体的期待或社会的期望；而社会学家 Nelson Foote 和 Henri Tajfel 更认为身份认同会决定人的行为动机而至最终作出的行为。而身份认同的理想状态是自我认知跟外在期望和判断标准保持一致。

身份认同对个人的思想及行为影响巨大，微观上身份认同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与个人成长发展、确立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关系密切。宏观上此影响扩展至社会及政治层面，个人对群体有相同的认同感、价值观，使群体更团结更有凝聚力，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反之则令社会分化撕裂。长期吸引国内外的学者们共同进行深入及仔细研究，其中一个正是著名的史丹福监狱实验，显示出

身份角色能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性情和行为。有学者认为身份可分为心理身份及社会身份，心理身份是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很大程度与自尊及个性相关，是该人在当下自我诠释的方式；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是每个人由其在社会群体上的身份建立出的自我概念，个体的自我概念会影响其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对内群体以外的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有学者提出社会自我分类理论——社会身份，是由个人根据所属群体与自己的相似性，以及比较对外群体的差异性来建构出社会类别，在学术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有以种族、国家、文化、地理、性别、宗教、职业等划分的社会身份。

（二）身份建构及其相关理论

身份建构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自我定义过程。一个人天生就会有着种族、国籍等赋予的身份，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亦会获得其他身份，如成功录取成某学校的学生、得到某资格成为一专业人士、结婚生子为人父母等；加上受外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所影响，如社会运动的发生、某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国际关系的张力等，个人会同时处于不同位置、形成多重身份，这些身份对个人的重要性未必相等，也可能互相冲突，当某一个身份在某一情境从外部获得的认同和支持越多，这个身份的等级越高，也越容易被唤醒，这令身份建构的过程更加复杂。

在自我认同研究领域中享负盛名的著名心理学家 Erik H. Erikson 指出，由于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导致现代人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常有所谓认同危机——当个体在人生不同阶段、环境变化中，要接受新的身份或失去旧的身份，或身份扮演失败，不能够或不容易获得自我

肯定、得不到志同道合的人认同而感到焦虑的心理状态。此时个体便要选择某种倾向来统整自己的信念、价值观、才能，来适应新的身份角色，每次危机若得以顺利解决，代表着前一阶段到下一阶段的过渡，新的身份认同得以确立。在建构职业相关的身份时，服务时间较长的员工倾向透过实际工作内容强化他们的职业身份。当员工认为自己更能掌控自己的发展时，他们也会有更多的自尊和自我价值。

（三）不同视角下的警察身份认同

人类社会很早就建立不同形式的警察制度以执行法规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千年前的罗马帝国已有侍卫官，负责保护首长、逮捕人犯、执行刑罚；中国古时虽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执行长官命令维护地方管治。警察的英文（Police）是从希腊文“Polis”演变出来，原本指古希腊城邦，后来引申为如何管治城邦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秩序。而现代警察则是指政府通过立法，赋予个人或组织权力，合法地使用武力执法以维护社会的安全、秩序和稳定。英国被公认为现代警察的发源地，1829年成立的伦敦大都会警察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警队，他们不是当权者或地方首长的私人武装力量，而是政府的执法部门，负责执行有关治安和秩序的法例，政府要按规定向他们支付薪金，警察也变成了一种职业。

警察这个职业由于与国家行政管理法规、社会秩序及稳定息息相关，工作嵌入到社会结构各个层面，因此警察这种身份受社会发展变革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警察群体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惑比其他群体更显著。以下是笔者试由不同视角剖析警察的身份认同

建构及变化的源由。

1. 执法者和服务提供商——法律赋予的权力地位和责任

不论古今中外，警察与一般民众的最大分别就是，警察是获赋权的执法者，在工作上有巡察捕缉、使用枪械武力之权，伴随的是除暴安良、儆恶惩奸之责。以两岸四地的警察为例，大陆地区公安部是国务院主管全国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公安机关依照《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承担侦查和执行刑罚的职责；而香港警察则根据香港法律第232章《警队条例》赋予不同的权力及承担不同的工作；台湾和澳门的警察则分别按《警察法》及《司法警察法》行事。执法者也广受社会大众、被执法的对象认可，条件是执法者必须公平公正地履行职责、依从程序、不疏忽职守、不偏袒权贵，其次是所执之法的立法精神亦需要以社会利益为依归。当民众认可警察为执法者，就会愿意跟警察合作，达致所谓警察认受性（Police Legitimacy），也是英国警政引以为傲的“民许警治”（Policing by Consent）之基础。

除执法外，警察还是紧急服务的服务提供商。香港法律的《警队条例》第10条列明警队的19项职责，包括在火警中协助保护生命及财产以及保护无人认领及遗失的财产并寻找其拥有人等服务。九十年代开始香港治安转好，香港警察开始推行以市民为本的服务型警政，以“服务为本，精益求精”为座右铭，提出了服务承诺，更成立服务质素监察部，负责工作表现检讨、研究及监察、投诉及内部调查方面的工作；大陆公安部随后也注重警政服务的部分，推广微笑服务、服务人民等等概念。

2. 训练有素的纪律部队——警察的训练及文化

由于警察要全天候、年中无休地执法及提供服务，经常面对不同的阴暗面、困难及危险，警队成员必须要有过人的能力，例如体能、武力使用、法律知识、侦缉技巧、解难、心理素质等，更要有严明的纪律、指挥及团队合作精神以确保在合情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不能出错，以巩固公众对警察作为执法者及紧急服务提供商的信心（Public Confidence）。警察选拔、训练严酷刻苦，成为警队成员的集体回忆；警察的制服枪械装备、阶级架构、称呼、礼仪（如举手敬礼、步操）等亦已成为警察作为纪律部队的标志、以及警察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3. 正义、有牺牲精神的英雄——教育及流行文化

在警察作为有权力的执法者，配上威风凛凛的制服枪械，于危险多变的环境中拘捕坏人、拯救市民的设定下，很自然会被视为正义英雄、守护者的化身，父母会告知哭闹中的三岁小孩若再胡闹警察叔叔会来抓你坐牢、小学生会在《我的志愿》作文练习中想成为警察等。另一边厢警察的形象、工作给予流行文化创作人很大的发挥空间，不论中外，每个年代都有其经典的、以警察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当中总少不了枪战、飞车、与坏人斗智斗力等情节，塑造了警察正义、专业、英勇、刚强的形象，吸引无数年青人加入警察行列，某程度也巩固了警察本身身份认同。

4. 被贬抑的弱势社群——民粹主义下的牺牲品

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开放，民众的教育程度越高，掌握越来越多的信息，亦更着重人权，开始形成一种反权威反精英的民粹思潮——他们批判政府的施政，有时滥用投诉、司法程序等机制，甚至以非法、暴力手段去

争取更大的权益。警察作为政府代表，在日常工作每每成为众矢之的，惨成民众发泄不满的对象，加上现代警政强调服务质素，警察即使受辱也不敢作声，有时在执勤时与民众有肢体冲突也不敢使用合法武力，唯恐被投诉要负上责任。社交媒体的流行也加剧了这种情况，网络上时有警察一边在写告票，一边被检控的市民在旁用粗口辱骂的视频，还有网民留下“又不见你去捉贼”、“读书少就要来做警察被人问候”等无理言语。又如法国 2018 年 11 月爆发的黄背心事件，令巴黎警察疲于奔命，有警员哭诉电视不停播放（据称是粗暴的）警察行动片段，但就没看到之前几秒飞过来的石头。据报导有 49 名警察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

5. 权力的暴力工具——社会事件中的身份冲突

承接上一点，在某些社会事件中民众要表达意见，引发游行、示威、骚乱等冲突，警察职责所在就必需要执法，有时甚至要使用武力拘捕相关人士，于是又突然由为民服务变成与民为敌，被抹黑为政权的工具。而警察私底下对此事件与政府的立场不同，甚至同情、支持相关人士，又可能动摇了本身的警察身份认同、甚至引发身份认同危机。如在 2014 年台湾“318 反服贸占领”事件中，有基层警察同情学生、对同袍武力执法有意见，有些甚至在下班后倒过来支持学生的行动，形容自己为“认知失调”。

6. 警察身份认同对个人及单位之影响
一位备受尊重的警官说：“警察职务下班后可以放下，警察身份却是刻骨铭心”。的确，很少职业会要求个人私下也要时刻诚实正直、外内如一，完全符合该职业的形象，否则便难以服众，甚或被人无限放大抹黑，因此警察身份认同令警队成员有一个无形的

表1 警察身份相关的信念的相关得分

与警察身份相关的信念	平均得分 (Mean)	得分中位数 (Median)	最多得分 (Mode)
1. 我觉得警察是执法者	5.85	6	6
2. 我觉得警察代表正义	5.37	6	6
3. 我觉得警察是政府的雇员	5.27	6	6
4. 我觉得警察是罪恶克星	5.22	6	6
5. 我觉得警察是迎难而上的英雄	4.95	5	5
6. 我觉得警察是帮人的问题解决者	4.82	5	5
7. 我觉得警察是服务提供商（公仆）	4.38	5	5
8. 我觉得警察是半军事化的武力使用者	4.03	4	4
9. 我觉得警察是弱势社群	2.82	2	2
10. 我觉得警察是政权的工具	2.62	2	2

表2 执法者、帮人的问题解决者和政权的工具与警务年资的关系

	执法者		帮人的问题解决者		政权的工具	
警务年资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5.85)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4.82)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2.62)
1-5 年	5.6	- 0.25	5.00	+ 0.18	2.80	+ 0.22
6-10 年	5.87	+ 0.02	4.47	- 0.35	2.87	+ 0.25
11-15 年	5.92	+ 0.07	4.33	- 0.49	2.50	- 0.12
16-20 年	5.67	- 0.18	4.00	- 0.82	2.50	- 0.12
21-30 年	5.87	+ 0.02	4.40	- 0.42	2.40	- 0.22
超过 30 年	6	+ 0.15	4.14	- 0.68	2.71	+ 0.09

道德及行为规范去依从。此外他们个人的认同感会汇集而成对群体，即警察单位的凝聚力，使他们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及韧力，有助警察单位提高行动效能，完成艰巨的任务。

不过警察身份认同跟其他身份认同一样，容易引起内外群体偏差（Ingroup-Outgroup Bias），即人们常常较信任与偏袒内群体，即警察成员，认为他们较有价值。这种情况不单发生于警察与其非警察的家人朋友，觉得家人朋友难以明白他们，也出现于警民关系建立之上，不少警察觉得去搞公众关系、小区关系、传媒关系、特定群体关系是十足的苦差。这令警察不论在个人心理或机构层面上也与外界越来越疏离。

三、有关香港警察身份认同的研究

为找出实际上在警察心目中的警察身份是什么，当中的建构过程及重要影响因素、与其他个人身份的冲突以及在特定社会事件下，如 2019 年香港的黑暴事件中的变化及影响，本论文团队与 60 位现职的香港警察进行以问卷为本的一对一深入访谈，他们有男有女，阶级由警员至总警司，服务年资由四年至超过三十年，警务工作背景有一般军装、刑侦、行政及支持、特别部门等，全部拥有前线接触市民的工作经验，更在 2019

表3 与警察身份相关的情感的得分

与警察身份相关的情感	平均得分 (Mean)	得分中位数 (Median)	最多得分 (Mode)
1.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责任感 (有一些法定职责要去履行)	5.67	6	6
2.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荣誉感 (警队对社会有贡献, 以身为警队)	5.13	5	6
3.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自豪感 (因为自己的警务工作、成就而骄傲)	5.1	5	5
4.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归属感 (自觉是警队一员, 会考虑从警队角度考虑事情)	5.27	5	5
5.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使命感 (不畏困难地实现警察的抱负)	5.47	6	6
6.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英雄感 (能人所不能, 肯牺牲自我)	4.2	4	4
7.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正义感 (嫉恶如仇、矢志伸张正义)	5.2	5	5
8.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优越感 (觉得比他人有更高社会地位)	4.12	4	4
9.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无奈感 (总有一些不想但必需要面对的工作)	3.82	4	5
10.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戒惧感 (对处境有危机意识)	4.5	5	5
11.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心酸感 (经常遇上令人难过的场面)	4.02	4	5
12.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淡漠感 (由于工作关系而变得冷静、看得开)	3.73	4	5
13.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孤立感 (觉得外人难以明白自己)	3.38	3	2
14. 身为警察我常感到有一份沉鬱感 (对事情常存负面看法, 总作最坏打算)	3	3	2

表4 责任感、使命感、英雄感和优越感与阶级的关系

阶级	责任感		使命感		英雄感		优越感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5.67)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5.47)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4.2)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4.12)
警员 / 高级警员	5.64	- 0.03	5.29	- 0.18	4.07	- 0.13	4.18	+ 0.06
警长 / 警署警长	5.61	- 0.06	5.56	+ 0.09	4.22	+ 0.02	4.17	+ 0.05
督察级	5.67	0	5.56	+ 0.09	4	- 0.2	3.78	- 0.34
警司级或以上	6	+ 0.33	6	+ 0.53	5.2	+ 1	4.2	+ 0.08

年“踏浪者行动”中担任警区前线、防暴队、刑侦、后勤支持、公共关系等工作。虽然以统计学的角度 60 位受访样本对比超过三万人的警队未算有很大的代表性，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与警察身份相关的信念、情感、想法和行为规范及忠诚度

首先笔者列出十个一般论述中警察给人的形象，并邀请受访者为其打分，6 分为“强烈同意”、1 分为“强烈不同意”（后同），

所得结果依平均得分排序。(见表 1)

平均得分最高的是“我觉得警察是执法者”，有 5.85 分；最低的是“我觉得警察是政权的工具”，有 2.62 分。较软性的“帮人的问题解决者”、“服务提供商（公仆）”得分也有 4.82 及 4.38，即受访者同意这两个也是警察身份。笔者再尝试以受访者的个人背景分组去比较“执法者”、“帮人的问题解决者”以及最后“政权的工具”平均得分，发现来自不同警务年资的受访者三个身份打分时有明显不同。

从上述的表格可见（见表 2），年资越高越倾向同意警察是“执法者”，也越不倾向同意警察是“服务提供商”，这应该是因为港英政府时代的警察定位仍是执法者，到后来才加入服务型警政这概念。有趣的是，在“政权工具”方面越年资浅的越不同意，不知是不是与近年的社会运动及政治事件有关。

接着是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有以下与警察身份相关的情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见表 3)

正面的情感大多得到 5 以上的平均分，当中尤以“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分最高（得分中位数及最多得分都达 6 分“强烈同意”）；而“英雄感”及“优越感”只有 4.2 及 4.12。笔者再次以受访者的个人背景分组去比较以上四项的平均得分。(见表 4、表 5)

除了“警司级或以上”组别的得分明显比较高，以及“督察级”组别在“优越感”的得分比较低外，其他三个组别在四个情感的得分都相对接近；反而在“工作背景”分组方面我们能见到较大的分别，如“一般军装”在“英雄感”、“优越感”得分明显较低，而“刑侦”在“使命感”得分稍低但“优越感”得分稍高等。属“其他”分组的只有一人，可视作例外样本 (Outlying sample)。虽然研究样本未具足够代表性，论文团队估计

表5 责任感、使命感、英雄感和优越感与工作背景的关系

工作背景	责任感		使命感		英雄感		优越感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5.67)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5.47)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4.2)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4.12)
一般军装	5.75	+ 0.08	5.57	+ 0.1	3.63	- 0.57	3.5	- 0.62
刑侦	5.52	- 0.15	5.22	- 0.25	4.26	+ 0.06	4.48	+ 0.36
行政 / 支持	5.91	+ 0.24	5.82	+ 0.35	4.36	+ 0.12	4.09	- 0.03
水警 / 交通	5.63	- 0.04	5.25	- 0.22	4.25	+ 0.05	3.75	- 0.37
特别部门	5.67	0	5.56	+ 0.09	4.33	+ 0.13	4.11	- 0.01
其他	6	+ 0.33	6	+ 0.53	4	- 0.2	4	- 0.12

表6 优越感及正义感与来自警察家庭的关系

来自警察家庭	优越感		正义感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4.12)	平均得分	对比总体得分 (5.47)
是	4.71	+ 0.59	5.71	+ 0.24
不是	4.04	- 0.08	5.13	- 0.34

可能一般军装同事经常在前线服务市民，负责巡逻、维持公众活动秩序或处理一些诸如噪音投诉等繁琐工作，是以英雄感及优越感较低；而刑侦人员负责调查刑事案件，检控罪犯，知道一些案件不为人知的细节，加上穿便装，自由度较大，是以优越感较强。

另一发现是出身于警察家庭（有直系亲属是警察）的人员有更强的“优越感”及“正义感”（见表 6）。

至于在负面情感方面，“戒惧感”平均获 4.5 分（稍为同意 - 同意），我们发现这和工作背景分组的平均得分也有较大关系，如“刑侦”的打分为 4.87，而“特别部门”只有 3.78。在访谈间团队发现可能因为刑侦人员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法律知识，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做什么可能会有什么行动上或法律上的风险，以致他们特别小心；而特别部门人员（如飞虎队、机场特警等）则对自己的能力及训练具有信心，只有“戒”而没有“惧”。

在与警察身份相关的想法和行为规范方面，受访者打分最高的是“我觉得自己要有随时付出的准备”（4.95）、“我觉得自己会更服从 / 配合政府的政策”（4.87）及“我觉得自己要有更高道德水平”（4.8），反而对警察的传统要求例如“更佳体能”（4.48）、“不畏危险”（4.72）、“更有能力”（4.28）屈居其后。（见表 7-1）

在“对警察身份的忠诚度”方面，以“我视警察为我的终身事业”得分最高（5.52），可见绝大部分受访者对警队忠诚度极高。选项中唯有“我会告诉新认识朋友自己是警察”、“我会将警察制作用以向公众发布的信息转发给亲朋好友”平均得分 4 分以下。有受访者解释，2019 年后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警察后自己及家人会被起底，所以不会向新朋友表露身份；而不转发警察信息则是觉得亲朋好友只要想知道自然有途径知道，不想打扰他们。（见表 7-2）

（二）影响警察身份认同感的因素

表7-1 与警察身份相关的想法和行为规范的得分

与警察身份相关的想法和行为规范	平均得分 (Mean)	得分中位数 (Median)	最多得分 (Mode)
1. 我觉得自己要比普通人有更佳体能	4.48	5	5
2. 我觉得自己要比普通人更不畏危险	4.72	5	5
3. 我觉得自己要有更高道德水平	4.8	5	5
4. 我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有能力	4.28	4	4
5. 我觉得自己要有随时付出的准备	4.95	5	5
6. 我觉得自己会更服从 / 配合政府的政策	4.87	5	5

表7-2 警察身份忠诚度的得分

警察身份忠诚度	平均得分 (Mean)	得分中位数 (Median)	最多得分 (Mode)
1. 我视警察为我的终身事业	5.52	6	6
2. 我会推荐我的亲朋好友投考警察	4.92	5	5
3. 在亲友对警方行动有误解时，我会尝试解释	4.53	5	5
4. 我会将警察制作用以向公众发布的信息转发给亲朋好友	3.83	4	4
5. 我会告诉新认识朋友自己是警察	3.82	4	4

表8 投考警察的原因

投考原因分类	数量
i. 薪高粮准	59
ii. 儿时梦想	31
iii. 做恶惩奸	30
iv. 服务社会	18
v. 挑战自己	18
vi. 保护家园	9
vii. 受人尊敬	8
viii. 有型威风	5
ix. 父母期望	3
x. 其他	1

本论文团队在研究警察身份认同的建构时，尝试先找出入职原因，因为此乃警察认同感的开端，然后再梳理出影响警察身份认同的因素。在研究中受访者被要求举出最多三个当初投考警察的原因，结果顺序由多至少排列（见表8）。

“薪高粮准”成为最多人引述的投考原因，的确自香港政府七十年代开始大力肃贪倡廉，公务员队伍尤其是纪律部队采取高薪养廉政策，务求吸纳社会上优秀人才。儿时梦想则与小时候的情结有关，有些是有敬仰的亲友做警察，有的是因为受传统教育，认为警察是捉坏人的好人，也有的是小时候觉得在街上看见配枪的警察很有型等，间接折射出警察的公众形象；而之后做恶惩奸、服务社会、挑战自己，都与警察的职责及工作要求有关。

至于在“影响警察身份认同感的因素”，本论文团队罗列了属不同范畴的因素，包括法例实际订明的警察权责及福利、第三者对警察的观感、警察单位内部训练、决策及管理、个人因素等，要求受访者打分（见表9）。

平均得分超过4（稍为同意）的有8项，意外地却不包括与投考原因最高分两项直接有关的“警察的薪酬与福利”、“公众形象”；相反，“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警察工

作的意义”、“警队管理层的决策”、“警察的法定职能”（平均分最高，而得分中位数及最多得分都是5“同意”）才是最影响身份认同感。有受访者这样描述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和警察工作的意义：

“我是做水警小艇队的，工作是和四个拍档驾着大马力的高速拦截艇，负责在漆黑的海面上追截走私的船只，基本上是将性命交给看雷达的兄弟，试过有不法分子为求脱身召唤另一些船只故意撞向我们的小艇，试想像下全船人在黑夜跌入海中有多危险。香港的海岸线长，但不像其他地方有海军有海岸防卫队什么的，在香港水域内执法及提供紧急服务的就主要是我们水警，所以小艇队没什么女性人员，危险是其一；其二是我们的工作很多时是8小时的等待、3分钟的刺激、再加5小时的后续工作，女警在艇上人有三急不好解决。”

“做警察最有意义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做的事情会帮到什么

人，有时明明无亲无故却要送人最后一程。有次上夜班做了四宗死人案件，最后一宗是在临下班天光时有位老妇跳楼自杀，挂在路旁单车停泊处，四周都是血和肉，结果我要去检查尸体找身份证去确认身份，已经累得要讲脏话，迷糊之间想着一个人要这样跳下

表9 影响对警察身份认同感因素的得分

别一：法例实际订明的警察权责及福利	平均得分 (Mean)	得分中位数 (Median)	最多得分 (Mode)
1. 警察的法定职能	4.17	5	5
2. 政府对警察执勤时的赋权及保障	4.03	4	5
3. 警察的薪酬与福利	3.78	4	4
组别二：公众形象：第三者对警察的观感			
4. 公众传媒对警察的观感	3.65	4	5
5. 外界机构（如监警会）对警队的评价	3.33	4	4
6. 流行文化	3.15	3	4 / 5
7. 市民对警队的支持	3.98	4	5
组别三：警察单位内部训练、决策及管理			
8. 警察的制服、礼仪、文化等象征	4.02	4	4
9. 警察的基础训练	4.08	4	5
10. 警察的在职训练	3.88	4	5
11. 警队管理层的决策	4.37	5	5
12. 其他战友犯错	3.47	4	5
组别四：个人因素（如工作经历际遇及人际关系）			
13. 实际工作环境及内容	4.58	5	5
14. 警察工作的意义	4.52	5	5
15. 我上级的处事手法	4.07	4	4
16. 警队战友之间的关系	3.8	4	5
17. 家人及朋友对我工作的支持	3.8	4	5

表10 警察身份冲突的得分

	平均得分 (Mean)	得分中位数 (Median)	最多得分 (Mode)
1. 我有时会做一些我觉得与警察身份不符的事	3.12	3	4
2. 我有时会感到自己某些想法与警察身份不符	2.97	3	3 / 4
3. 我有时会感到自己的其他身份与警察身份有冲突	3.22	3	2 / 4
4. 当我的做法 / 想法 / 其他身份与警察身份有冲突时，我会感到困惑及痛苦	1.05	3	2

来一定是经历了什么。我默默执拾散满一地的财物，找到留在起跳处梯间的遗书，交还给赶来的死者家人。我轻声地说：世伯，保重好，她应该辛苦了好久，我们会帮你处理好。那老态龙钟的死者丈夫双目含泪紧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我想没有人会喜欢翻起脑浆迸裂的尸体、执拾满是血迹的遗物、通宵一夜之后尚要温柔耐心地安慰刚刚丧亲的家人，但这些厌恶性工作对当时肝肠寸断六神无主的家属是无比重要。”

似乎最建构起警察身份认同的是实际工作时恶劣、危险的环境，以及辛苦、厌恶性但需要专业训练及勇气，能帮到人得到尊重的工作性质，遥遥呼应了那份责任感及使命感。而就“警队管理层的决策”，受访者有这样的说法：

“621 警总被人围，42 楼一句声都无出，由得同事受辱，被打被掷鸡蛋，警队在香港捍卫法治超过 175 年，现在谁人还觉得警察有能力捍卫法治？谁人还愿意去卖命？我队

的女警长在哭，她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失望”。

“12月理大一役是黑暴一个大转折点，上层终于显示出极大决心，围捕示威者而不是草草驱散，兄弟姐妹们就算是战斗足几日几夜、甚至中箭中砖受伤、整架锐武被汽油弹狂掷着火，大家也是士气高昂，一吐警总被围的乌气”。

警队管理层的决策关乎警队每个成员的荣辱士气，621当时当刻笔者身在警总大楼耳闻目睹，的确不能不察。

（三）警察身份与个人信念或其他身份的冲突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尴尬，然而却真实反映了受访者自觉有时一些个人的做法、想法及其他身份与警察身份不符。虽然平均得分是3.12, 2.97及3.22，为“稍为不同意”，然而最多人选的分却是“稍为同意”（见表10）。

当深入地了解如何不符时候，大抵是一些他们觉得无伤大雅的行为，如不时会明知地违例泊车、行人闯红灯；因为懒而没有尽全力处理某些求助个案，或者曾经同情疑犯而故意报告了一个较简单轻微的案情等。有趣的是，大部分人都认为不会因为想法、做法及其他身份冲突而感到困惑及痛苦，受访者都有不同的方法去调解，如有部分人认为只要行为出于善意及不影响别人便可。此外，没有人回答一些像大陆（如作为政府暴力工具 / 人民公仆 / 国家执法人员的身份产生的冲突时存在轻度压抑和思想斗争）或台湾警察（如参与社会活动或同情示威者，这样不符合警察身份）的答案，仿佛受访者早已接受执法与服务兼收并蓄及保持政治中立专业执法是警察工作的基本要求，职能扩大及政治立场不应与警察身份冲突。反而警察身

份更加像是一种作为执法者的个人诚信管理要求，相信这与香港警察一直非常注重的诚信管理政策有关。

本团队再进一步，深入挖掘在黑暴之中可能发生的身份冲突，一如所料不少受访者承认自己曾因为与政见不同的家人至亲、朋友同窗等冲突甚至“割裂”而受到情绪困扰：

“当时我们西九龙冲锋队正在政府总部外防卫，已经连续14小时执勤，示威者已占领了整条夏慤道，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海富中心那边帮示威者搬运杂物筑成路障，看清楚，那是我刚在年头订了婚的未婚妻。到后来我们也分了手”。

“我执勤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刚拿出要洗的制服我十六岁的儿子黑着脸对我说：麻烦你不要将黑警的制服拿回家洗，好恶心”。

“我和我的死党已认识了十多年，因政见不同而识趣地暂停往来，本来想在脸上留言祝他生日快乐，才发现他已封锁了我”。

当警察身份成了“原罪”，影响与最在乎的人的关系，或许不会令人困惑，但肯定会令他们痛苦及耿耿于怀。

（四）警察身份认同的改变

访谈中问及受访者“你觉得你现时对警察身份的认同与入职时有所不同吗？”，有34人答有（57%）、26人答没有（43%）。而当被问及2019年的由反修例运动引发的黑暴事件有否影响受访者的警察身份认同，40位（67%）表示“有”，20位（33%）表示“没有”。

以上结果印证了警察身份认同会随个人的工作经历、社会环境而变化，正反皆有，正面的主要是工作经历令个人更加体会到警察工作的意义，继而更认同自己的警察身份；反面的是警察无复以往的执法者权威，反而

成为市民对政府及社会不满的发泄对象，实际工作繁杂（花了很多资源做很多并不应该是警察做的事情）而且限制多，与认同感存在距离。而 2019 年的黑暴事件后，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警察身份认同感有改变，而且多数是更正面地认可警察在黑暴中捍卫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独特价值。最值得留意的是，就算黑暴中香港警察被不少人抹黑、诋毁、伤害，与不同政见的家人及朋友决裂，敌对势力甚至大放厥词“祸必及妻儿”，连宿舍亦被袭击、家人被起底骚扰、子女在学校被霸凌，令人忧心、难过及愤怒，却毫不动摇他们作为警察执法的决心，为香港警察对抗长达大半年的黑暴带来最后胜利。

四、结论及建议

从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所得，警察最认同自己执法者的身份，而且服务年资越久认同感越强；他们很多时在小时候已经对警察这份职业有情结，希望做恶惩奸，服务社会；警察通常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情感可能因为工作背景而有不同，但却无分阶级，驱使他们无畏无惧、无怨无悔地执行艰难、危险、厌恶的职务，愿意委身，视警察为终身职业（Commitment）。这种身份认同相对内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工作经历、感悟，以及警察单位的决策管理，而不太受第三者的反馈影响。警察身份会与个人的信念、行为想法、其他身份冲突，最常发生的是个人的“私德”抵触了警察身份，或与政见不同的亲人朋友决裂，某程度上会影响警察的个人身心健康及单位的行动效能。

事实上近年国际关系诡谲多变，国家之间存在不同形式的角力，某些国家会打着自

由民主的旗号，利用媒体、反对势力，无所不用其极地挑起事端制造动荡，以压抑对手的发展。警察作为维持一地治安秩序的防线，理所当然地成为敌国头号打击的目标。回顾香港 2019 年发生的黑暴，反对势力对警察除了在街头施以暴力袭击外，还针对警察身份，发动铺天盖地的文宣攻势，目的在于摧毁警察作为执法者、服务提供商、训练有素的武力使用者、正义化身的公众形象及自我身份认同；及见警察仍苦苦支撑，他们又透过起底、攻击警察家庭子弟制造心理威胁，及制造谣言挑起警队内部矛盾以图动摇人员的执法意志。由此观之，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在职训练加入多重身份及信念调解之技巧

依据文献分析和本论文研究结果，当警务人员缺乏适当技巧去调解多重身份之间的冲突，难免会陷入情绪低谷。香港警队于应对黑暴的“踏浪者行动”后期，联同心理服务课、谈判专家、熟悉国际关系的人员及负责调查相关案件的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举办了多轮名为“知己知彼”（Decoding Social Unrest Workshop）的工作坊，让人员了解整场事件的背景脉络及背后可能牵涉的地缘政治，提升前线人员面对反修例事件的解读及对政见不同亲友的处理能力，大大帮助警员在面对示威者的诬蔑及谩骂中保持冷静、不受挑衅，以及对抗压力及焦虑的心理韧性，坚定维持稳定社会的信念。此工作坊大受好评，笔者认为警队可考虑沿用某些工作坊的元素，加入现时管理人员的在职训练之中，令他们在带领属下人员执行任务能及时洞察可能出现的身份冲突及信念危机，提供辅导。“踏浪者行动”初期笔者在警察学院任教初级指挥课程时（学员为 3-7 年年资的督察级人员）曾有一名督察产生离职念

头,理由是他不认同某些同事以“过份武力”驱散示威者,而他亦因为这个不符合警察身份的想法而被同袍标签为“黄丝”(反对派)。笔者对他说:“如果你不认同,更加要留下来,做好一个专业的执法者,监督着同事做好他们维持治安的工作。”也有特别部门出身的同事对被安排加入传媒联络队嗤之以鼻,认为留在防暴队打暴徒才是正经事,笔者对他说真正的危险不是地面的暴力,而是有心人挑衅同事,伺机捕捉同事犯错一刻而大加渲染,要是想保护同事,越要处理好传媒。最终两位人员都能在行动中贡献所长。

(二) 在社会事件中调整身份认同及招募政策

2019年的黑暴事件前,香港警察着重推广其“服务提供商”的形象;黑暴事件中社会关系极度撕裂紧张,不少警察并不认同自己要向“刁民”提供服务,11月邓炳强先生在出任警务处处长的第一天便把警队的座右铭由“服务为本、精益求精”改为“忠诚勇毅、心系社会”,结果大获好评,人员争相自发将新的座右铭制成各式各样的饰物、精品,在出勤时佩戴在制服上,大大提升了人员的士气。笔者认为警队管理层评估员工个人对警察身份的认同感后,及时透过在职训练课程和政策调整,尽量使警队对外推广的机构形象与其一致。

同时,经过黑暴后,无可否认社会大众由自身或他人经验与媒体传播产生对警队形象存在扭曲,令警察招募情况出现挑战;在研究中亦发现警队一直以来塑造之年青、热血、刚强的英雄形象,与入职后人员的身份认同有少许落差,不少年青人员入职后并没有预期中的英雄感及优越感,反而觉得自己

的工作是琐碎无聊的例行公事而失去工作热忱。对此,笔者建议趁机建立警队维护国家安全、守护家园的形象,吸引成熟、不同年龄、不同种族、背景的有志之士加入。另外,研究中受访者不论阶级年资,都表示会推荐其亲朋好友投考警察,是以可加强透过现职警员向身边亲友亲身宣传,他们了解警队的目标和价值观,实际的工作环境及挑战,是警察形象的最佳代言人。他们亦能预先协助了解投考者是否适合警务工作,减少警员入职后的流失率,有助为警队建立稳固的向心力。

香港警察在2019年经历了一次史上最凶险的考验,靠着“社会最后防线”的信念及一份使命感终于撑过来。社会复和之路漫漫,不得不防的是敌对势力死心不息卷土重来。本文在有限的时间及研究下写成,笔者希望警界同行不忘警察的身份和初心,自强不息,努力守护社会的治安、秩序和稳定。

参考文献:

- [1]BBC News 中文,香港警察对BBC吐露心声,风传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90555>. 2019. 7. 16
- [2]Xabi. 有种罪犯叫休班警察. 热血时报.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1-26-2017/35512>. 2017. 1. 26
- [3]2021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64584.shtml. 2021. 3. 26
- [4]李福源. 法警游行投诉士气受打击“我们变了社会渣滓”. HK01. <https://www.hk01.com/热爆话题/381777/黄背心运动>. 2019. 10. 4
- [5]李慧娜. 煽惑围新屋岭案 | 写有人被轮奸纯为呃 like 被告称只想集人唱荣光. HK01. <https://www.hk01.com/社会新闻>. 2020. 7. 28
- [6]李慧娜. TG频道发逾9千仇恨或煽惑言论 女侍应认参与管理 判囚3年. HK01. <https://www.hk01.com/社会新闻>. 2021. 4. 20
- [7]香港警队. 警队推出「正直及诚实的品格」行为指引. 警声(第909期). <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909/chi/n05.htm>. 2009. 12

责任编辑 徐闻彬